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成果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汇集了王伟光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治国理政思想的系列研读文章,内容涉及广泛,论证严谨且自成体系,对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强调,深入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神,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这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后,王伟光提出了“珍惜价值古为今用创新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毛泽东以来历任领导人倡导的科学态度,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卓越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也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张倩)

### 张炜

当代著名作家,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2011年,凭借《你在高原》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著有《古船》《九月寓言》《家族》等。

编者按:自《你在高原》于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睽违五年,张炜的最新长篇小说《独药师》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以山东半岛的养生秘术为背景,将时代与革命交织。与之前充满寓言和哲理的书写不同,《独药师》用更为简洁而富有张力的方式描述了半岛地区养生世家的传奇故事。与他以往小说相比,《独药师》更具故事性和传奇性,被认为是张炜具有突破意义的转型之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批评家陈晓明表示,《独药师》让他想到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表现的也是在文明的转型时期、文明的塌陷时期,来理解一种民族的心灵、来写出一段历史的存在。通过对季昨非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张炜回到了更加丰富的历史,他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化、更加包容的世界。以下为张炜本人在《独药师》新书首发式上的发言,经出版社授权刊登,标题为编者所加。

## 张炜:在我所有小说里,它最贴近历史的原貌和真实

关键词 历史 革命 传奇



### 作家

资料却压根儿都不知道。虚构需要根底。徐竟的人物原型叫徐镜心,也就是“南黄北徐”中的“徐”。我在写作的时候,非常愿意把一些原型人物谱系化,或者保留几个原字,这样使想象有了根底。徐竟如此,麒麟医院也如此,它在这本书里面就不叫“怀麟医院”了。书中所有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原型。比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主张改良和教化的王保鹤,原型叫王叔鹤,他是同盟会里面的一个老人,但是他最后被清政府给凌迟处置了,死的很惨。还有艾琳这个人,原来叫艾达,他也是真实的人,后面在协和医院里工作,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伊普特院长这个人物,同样也实有其人。

### 它最贴近历史的原貌和真实

回顾一下在我所有的虚构作品里,可能这一部《独药师》最贴近历史的原貌和真实。期间我抱着一点小小的私心,我老家烟台龙口这个地方,对中国的新文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山东大学,是中国重要的一所北方大学,它的起源跟我书里说的那个教会有关,当年的留学生都是从那里到青岛,再转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去留学。同样它也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之一。同盟会的北方支部就在烟台,主要活动地点就在龙口。它下辖北京、天津、东北三省、新



《独药师》张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36.00元

疆等广大的北方地区。我当年查阅资料的时候,徐镜心让我敬佩而又不解,他仅仅活到40岁就被杀害了,他的全部热情都投入了革命,随时作好了献身的准备。徐镜心最让人着迷之处在于起义,在东北、整个辽阔的北方地区,他不知道策划了多少个大大小小的起义,这样的一个人物很是打动我。他几乎没有其他的爱好,全身心投入了革命,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全心革命的徐镜心,竟然还写了一本关于养生的书,名字叫《长生指要》,可想他是多么关心自己的身体,但是他最关心的身体,却要随时准备献给革命。

养生在中国,特别是在胶东半岛地区,那是一个大本营。大约在秦始皇时期,没被杀掉的那一批养生家还留在原地,那些秘笈还留在胶东半岛。据我了解,在民国清末时期,大概在胶东半岛,每一个城市和村庄里面都有专注修炼长生的人。历史的文脉留存在今天,有时候是以变形的形式呈现的。现在半岛地区没有炼丹出现了,但是还有这种文化存在着。鲁文化覆盖、淹没了齐文化,长生文化常常是口耳相传,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隐脉,想要割断它很难。这种东西表达出来也非常困难,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写一个皮毛,要想写清楚、写准确,想要写得让一般人可以用感性和理性去把握的话,那就更难了。所以这部《独药师》现在才呈现于读者面前,是有原因的。

### 创作中虚构需要根底

《独药师》这本书开始动议很早,不是10年、8年,而是接近20年的时间。这本书的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付出了很多的辛勤劳动。《你在高原》的文字量很大,有的时候宁可写一部450万字的《你在高原》,也不愿意写只有30万字的《独药师》,因为特别难写。翻看传统文学的历史,写养生的书籍很少。武侠小说可以、网络小说也可以。纯文学写作需要语言的条件、思想的条件、精神状态以及整个人的格调的把握,这是非常困难的。

大概在30多年之前,我在胶东半岛接触了《独药师》当中的一些资料。其中一个辛亥革命。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人中,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徐镜心。谈论辛亥革命历史时,常说的一句话即“南黄北徐”,“黄”就是黄兴,而“徐”谈得很少。基督教在北方登陆最早的地点,就是烟台地区的蓬莱和龙口,龙口有很大的教会、教堂,还有新学、西医院。这所医院就叫怀麟医院,这是美南浸信会在烟台建立的第一所传教医院,它的历史比现在北京的协和医院整整早了20年,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亚洲创办的最大的现代医院,而怀麟医院,不查专门的

## 叶广岑:老北京记忆的追寻之旅

关键词 回忆 乡愁 老北京

她是写老北京最好的女作家。她生于北京,却没有北京户口。直到今天,年近七旬的叶广岑回北京居住,还是需要办理居住证。采访中她不愿多谈居住证给自己带来的困难,只是说,“我很羡慕北京的作家,能够在这个城市里很安稳地长期待下去,这也是一种幸福。”叶广岑最近推出新作《去年天气旧亭台》,其中记录了她儿时记忆里的老北京。

■受访人:叶广岑(作家) □采访人: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请问您为什么会取《去年天气旧亭台》这样一个书名,联系您之前的作品,它和纳兰性德的《采桑子》有什么关联?

■先说《采桑子》,本身是纳兰性德的一个词。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这个词本身奠定了我那部小说的基调。纳兰性德的词里有一种哀婉、吊唁、无可奈何的一种气韵在里面。这种气韵整个贯穿了《采桑子》。《采桑子》的写作期间在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启动这个老北京题材,不知道是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理解。结果第一篇文章出来,杂志登了后,还给了奖。我就知道,像这类老北京的题材,广大读者还是很喜爱的。当时我以为年龄较大的人才认可它,但是越往后,我越是发现有很多年轻的读者也喜欢。所以《去年天气旧亭台》完全是靠粉丝们提供线索和思路,才写出来的。

□这个写作缘起在您的后记里也有体现。我本人比较好奇您是如何把这些地名和小说情节紧密联系起来?

■大概有一半的连接是真实的,太阳宫这个地方在过去是我们家的坟地。那时的太阳宫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记忆中的太阳宫,有着灌木、菜地、小溪、黄狗、农民、小破庙。现在的太阳宫完全现代化了,过去那种水色天光的景致是永远不会再来了,永远不会再来了。这个旧亭台,感觉就像一幅一幅的水墨画。当你看得非常入神,翻过去看下一页,再回过头来翻前一页的时候已经褪色了,已经变了。

但是正是这种变化的韵味,老去的那种感觉,恰恰是现在处于快节奏时代的我们所缺少的,所需要的。所以大家喜欢它。

□在现实生活中,也包括在一些文学作品

里,会有比如像东西城的北京人看不起其他城区人的情况出现,您是否不喜欢写这种地域上的歧视?

■之所以有谁看不起谁的这种意识,我觉得作为人来说,他还没达到一个境界。人活到一定的境界以后,无论贫贱还是富有,在人的层次上他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的作品不管是穷人还是贵人,从人格上来说我都很尊重他们。就像我不光是尊重人,我也尊重畜牲。山林里边的一只虫子、一个小松鼠,我都很看重它,从来没有觉得它低贱、它不值得重视、不值得珍惜,不是的,它是生命。

有些作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包括现在生活中有些市民看不起这,看不起那。对于这些人而言,首先你要看得起自己。不要轻易地看不起谁,即使是沿街乞讨的乞丐,对于生命来说,他是个个体,你和他是平等的。

□您对今天的北京文化有怎样的看法?

■当我听到北京新的流行语,听到年轻人满口网络语言的时候,有时我会感觉比较心疼纯粹的北京文化。有时候我会很悲凉地想起它们,后继无人。想着,难道这些文化到了我这划了句号,再无人理睬它了?等我眼睛一闭的时候,谁来理睬这些书籍啊?就是这种悲凉。

□现在还有哪些建筑能引起您对过去的回忆?

■最显著的一个是东岳庙对面的那个牌坊。还有白塔寺、帝王庙那一片。有的时候走过一些小胡同,那些很乱、很嘈杂的胡同,还能依稀感到过去胡同的那种气氛。

□您刚刚提到的神路街的牌坊看起来有些破败了。

■它感觉就像一个老头儿一样,衣衫褴褛地在那儿看着,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看着那些繁

### 叶广岑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今中国文坛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女作家。著有《本是同根生》《采桑子》《状元媒》等。



### 作家



《去年天气旧亭台》叶广岑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版/36.00元

华,自己也老去,不知道何时风烛残年倒下来,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让真正的老百姓看着很酸,很酸很酸。

□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那么多文化遗存可以触发您的这种心情了吗?

■我对北京的政府满怀期望,希望他们能做点事儿。把一些老的东西扶植一下,尽量把它扶一扶,像那个大牌坊。还有就像金台夕照,你上哪儿找去?那天我上金台夕照这个地铁站一看,车,车,车,我很失望。这种感觉多次出现,在北京,看一次失望一次。希望有责任感的北京市民多多维护自己的文化遗存,北京政府一定要有抢救意识。

□一天结束,晚上您一般爱看什么书?

■我一般看小品,最爱的是《阅微草堂笔记》。为什么喜欢看呢,因为它里面写的狐狸、鬼和聊斋不一样。聊斋偏于故事,它更偏重于笔记体。纪晓岚的文笔很讲究,很美。我很推崇他的文笔,他的笔记体。所以我的小说,多少带一点笔记体,不是大起大落的。

### 作家

### 格非

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



《望春风》格非著/译林出版社2016年6月版/48.00元

## 格非:返回去的已不再是家乡

关键词 时代 人情 江南故事

### ■唐山(书评人)

“用文字为消失的故乡作传。”对于新作《望春风》,格非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说法带有误导性,因为沿着这个思路,不易读懂这本有些怪异的小说。

在一般语境下,故乡总是完美的,而具备成“传”的故乡,恐怕要算是乌托邦。

可在《望春风》中,“儒里赵”村远远算不上乌托邦。确实,这里有不肯受辱的赵孟舒,宁可自杀,也绝不肯玷污斯文;也有义薄云天又极富草根智慧的赵德正,有恩必报,却又八面玲珑;还有“我”的父亲,软弱无奈,却充满人性的温存。但这里也有咄咄逼人的梅芳、面善心恶的唐文举、肆无忌惮的高氏兄弟、极端自私的赵锡光……

表面上看,“儒里赵”村还保持着一分对“瓦窑赵”村的鄙夷,俨然保持着对文化的最后一丝敬意,此外,这里还残存着少许淳朴、宽厚的乡俗。然而,随着赵礼平这样新一代“狠角色”出现,这一切又完全被扫平——在“儒里赵”村,看不到一个能承担价值的、坚固的锚点,人们活着,更多是出于习惯,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小说以父亲带着“我”去给人算命为开端,而这次算命的结果,却逼得年仅15岁的春琴不得不嫁给赵德正,由此留下一段孽缘。紧接着,是父亲的离奇自杀,而当年抛弃“我”的母亲突然出现,将“我”带到城中,在“儒里赵”村人看来,这简直是一夜间飞黄腾达,甚至让“我”足以强娶到村中最美的雪兰。然而,一旦投入平庸的城市生活,梦想迅速幻灭,原来“我”依然只是万千最卑微者中的一个,雪兰最终离“我”而去,随着时间推移,“我”才知道真相:父亲的自杀竟来自母亲的告密,而她又为此陷入沉重的自责中,至死都无法解脱。

可当“我”回望乡村时,却发现那里一切都改变了——“好人”们集体失败,“坏人”们未能胜利,大家在命运的折磨中不断涂改着自己;有的人幡然悔悟,有的人变本加厉,有的人原形毕露……可这一切在变动的时代面前,实在太苍白,连自以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也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厨师,所有人都被光明蹂躏。小说以令人惊悚的方式结尾:“我”和春琴最终走到了一起,带着“乱伦”的困惑,回归乌托邦。

格非真要用《望春风》留住故乡吗?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小说从一开始展示的便是正在崩溃的乡村,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已很难从中找到什么传统的东西了。无非是老一代人造了恶,年轻一代人不得不将其继续下去。人人都在挣扎,可事实上,并无一人真的逃脱宿命之网。

在《望春风》的结尾,格非没有让“我”或“春琴”自杀,还刻意添上一句“仿佛若有光”,但仔细想来,这个光对于“我”和“春琴”又有什么价值呢?既有的被抹去了,重建的又能维系多久?《望春风》所展现的并不完全是城市对乡村的毁灭,它也描绘了群体对个体的碾压——在这个氛围中,每个人都已被套牢,面对早已定好的结局,我们的挣扎除了制造出一些话题之外,毫无意义——“乱伦”真是解脱吗?真是一个意外吗?它不过是父亲投入“我”生命的一道阴影而已,前一代的罪过成为了下一代枷锁,越挣脱,你造的恶就越多,它们又会成为后代还不清的债。

也许,对于传统乡村,格非的心中也充满困惑,因为他也没见过其本来面目,他所看到的也是一个正在沉没中的乡村,无非是那时速度更缓慢,当下的速度更快捷。可只要有堕落的力量,就会有加速度,对比那时与当下,速度虽异,这个加速度却可能是恒定的。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找不到解决方案,回到过去,我们依然找不到解决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望春风》揭开了一个巨大的虚无:一切坚固的终将成灰,我们无处可逃。

显然,《望春风》是一本非常格非的小说,在写实主义的皮相下,掩藏着现代主义的苦痛——格非是认命的,命始终是他小说中不可超越的规定性,正因为有命,所以我们都是可怜人——自以为在活着,其实一直在死亡。

或者可以这样看,《望春风》的价值在于它忠实描绘了一次崩溃,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却视而不见,甚至将它接纳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还能回到故乡吗?恐怕这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也许,真像格非所说,这本小说返回去的,已不再是家乡,可是我们只能返回。